

典論容齋四六叢談
四六談塵四六話



四
六
談
塵

謝
俊
錄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
海及學海類編學津討原皆
收有此書百川本最早故據
以排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
要於後

四庫全書提要

四六談塵一卷。案此書爲左圭百川學海所刊舊本。卷首但題鑒石山樂寮字。不著撰人。書錄解題載爲謝汲撰。考書中時自稱汲。則其說是也。汲字景思。上蔡人。官至太常少卿。參政克家之子。良佐之從孫。所稱道遙公。卽良佐也。其論四六。多以命意遣詞分工拙視。王銍四六話所見較深。其謂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。本以使宣讀。多以四字六字爲句。宜和閒多用全文長句爲對。習尚之久。至今未能全變。前輩無此格。又謂四六之工。在於剪裁。若全句對全句。何以見工。尤切中南宋之弊。其中所摘名句。雖與他書互見者多。然實自具別裁。不同勦襲。如王銍四六話載廖明略賀安厚卿張丞相諸啓。凡數聯。汲皆不取。而別取其爲厚卿舉挂功德疏一篇。知非隨人作計者矣。費衮梁谿漫志曰。謝景思四六談塵甚新奇。然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制。有語忘令貼改。謝顯道崇寧元年實曾入黨籍。景思記當時所見。偶爾差舛。恐誤作史者採取。故爲是正之。云云。是疎漏之處。亦所不免。然不以一二微瑕掩也。

四六談塵序

三代兩漢以前，訓誥誓命，詔策書疏，無駢儷粘綴，溫潤爾雅，先唐以還，四六始盛，大槩取便於宣讀，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敍事之外，自爲文章，製作混成，一洗西崑磔裂頽碎之體，厥後學之者益以衆多，況朝廷以此取士，名爲博學宏詞，而內外兩制用之，四六之藝，咸曰大矣，下至往來應記啓狀，皆有定式，故謂之應用，四方一律，可不習知，予自少時聽長老持論多矣，每患以後，悉皆遺忘，由居歷年，飽食終日，因後生之問，可記者輒錄之，以資講學之一事，如古今九千字話，題爲四六談塵云，他時有得，當附益諸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，陽夏謝俊序。

四六談塵

靈石山藥寮

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，本以便於宣讀，多以四字六字爲句，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，習尚之久，至今未能全變，前輩無此體也。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效之。

四六之工在於裁剪，若全句對全句，亦何以見工。

四六經語對經語，史語對史語，詩語對詩語，方妥帖。太祖郊祀，陶穀作赦文，不以蓮豆有楚對黍稷非馨，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，黍稷奉惟馨之薦，近世王初寮在翰苑，作寶籙宮青詞云：上天之載無聲，下民之虐匪降，時人許其裁翦。

丁晉公謝表云：補仲山之袞，雖罄一心，調傳說之羹，難諧衆口。後人改云：雖曲盡於巧心，終難諧於衆口。王荊公在金陵，有中使傳宣撫問，并賜銀合茶藥，令中外各作一表，既具差，無可於公意者，公遂自作，今見集中，其詞云：信使恩言，有華原隰，寶奩珍劑，增貢丘園，蓋五事見四句中，言約意盡，衆以爲不及也。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：秦官太尉漢代上公，語典而重。

王歧公在中書最久，生日例有禮物之賜，集中謝表，其用事多同，而語不蹈襲。唐李衡公作文，簾簾諸日月，雖終古常見，而光景常新。

元章簡公厚之致政表云。正至衣冠。莫綴邇聯之列。歲時牛油。尙需甲令之恩。又謝越州表云。驅車萬里。虛出玉關之門。乘駟一麾。幸至會稽之邸。謝子者寧除職表云。疲牛抱轡。同均豐草之甘。倦鳥將歸。不失上林之樂。皆爲人稱誦。其作王荆公相麻。亦世所稱工。然騰詞乃云。若礪與舟。世莫先於汝作。有衮及緇。人久佇於公歸。或以爲先後失倫。

隆祐復位制。蔡元長草其詞云。雖元符建號。已位於中宮。而永泰上賓。無嫌於並后。陳了翁作蔡彈文云。北門翰長。乃手草廢詔之人。復后麻詞。又躬寫慈闈之旨。以謂訓出東朝。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于秦陵。則陛下今日安敢輕改。

熙寧間。鄧洵甫作邢妃麻云。周南之詠卷耳。無險諛私謁之心。齊詩之美難鳴。有警戒相成之道。後王荆公居金陵。屢用之。

四六全在編類古語。唐李義山有金篇。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。司馬文正亦有金粹。王岐公最多。唐李義山別爲四六集。本朝歐陽公亦別爲集。夏吳公元章簡書肆亦有小集。

祭文唐人多用四六。韓退之亦然。

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。七年遠謫。不自意全。萬里生還。適有天幸。所視字皆漢人語也。又黃門謝復官表。一毫以上。皆出於帝恩。累歲偷安。有慚於公議。秋毫以上。皆帝力也。用張敖語。

政和以後。宰執多不嘗外郡書啓。舊見司馬溫公。元祐間。客在外。監司郡守賀啓云。豈期聖澤。遽陟宰司。

獲諫致凶。實民瞻之未允。循牆引避。順天意之嚴回。成命既頒。愧顏無寄。重煩謙德。遠貶微旨。此藏本高郭氏祖母

之父時爲
四川提刑

陳後山無已賀梁右轄啓云。辭榮遁祿。雖自計之甚都。挈國濟民。如人望之未已。

劉丞相幸老罷相。自鄆徙青。謝表云。東方大國。莫如鄆青。微臣何人。繼爲帥守。趙清憲正夫自禮部侍郎除中司。謝表云。省部六曹。禮爲清選。憲臺三院。丞總大經。

廖明略正一爲四六甚工。舊見爲安。厚卿舉掛功德疏云。梁木其摧。嘆哲人之逝。天堂若有。須君子而登。生也有涯。沒而不朽。痛兩禮之夢奠。圯萬里之長城。其祭文云。吳穹不惠。奪我元老。唐安得鑑。楚弗觀寶。盛德且然。小智寧保。先公云。明略平生之學。熟於高氏小史。

李成季昭。嘗爲起居舍人。最工四六。漢老之叔也。有樂先生集行於世。

參政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。謝章云。包胥不食而哭秦。素心猶在。李陵得當而報漢。後効難期。

隆祐哀冊。徐師川撰云。作合秦陵。賢而不見答。制政房闕。聖而不可知。席大光偶目書。辭其書。遂以命趙叔問。

馬洎巨濟。宣和間。謝復承事郎表云。崑崙丹闕。如會清夢之遊。藍縷綠衣。猶是廣庭之賜。舊制。曾任監諫御史以上皆臨

表章

韓子蒼爲舍人。曾公衮以啓賀之。韓答曰。舊知四六之工。彌起再三之歎。曾爲浙漕。謝先公啓云。蒸出芝

菌。猶能爲瑞世之祥。收之桑榆。亦未歎逢時之晚。

宣和末罪已詔。如天變。譴見而朕不悟。百姓怨懟而朕不知。乃用陸宣公語。宇文叔通詞也。

顏夷仲黃門爲北界幕。代梁才父答王履道謝舍人啓云。誦佳句新。監處百僚之上。恨相見晚。果膺當寧之知。

王初寮作宣德門成。賁功制云。開道穹隆。兩觀舉翔於霄漢。闕庭神麗。十扉闔闢於陰陽。時謂王則王矣。但墮下句不來。

靖康間。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。漢殿上皇。本是野田之叟。唐朝肅帝。又非掛遜之君。何桌文續時爲中書侍郎。索筆塗之。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。擁尊却行。陋未央之過禮。執轡前引。笑靈武之曲恭。文繩以四六知名。其謝召還表云。兩曾參之是非。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。更世乃明。

高麗將李延年頗工。建炎乞人覲表云。惟有春秋之事。可達意於明庭。願踰朝夕之池。獲升聞於行在。又問候表云。金鳳已棲於西成。方圖平秩。日脚暫遑於北所。適御行朝。

余和罷節武。換親文。吏房請詞。程伯起舍人當制。問於先公。先公云。念雖經武之雄。終匪降儒之體。吳承相元中宣和間。宮外制。作河北曲故云。桑麻千里。皆祖宗涵養之休。忠義百年。亦父老教訓之德。又作种師中制云。系出終南處士之後。世有山西良將之規。

王雲子飛早以文受知於豫章。宣和宮外制。其謝表云。洵鯨波之再涉。偶遂生還。恍雲省之暫游。旋從外

補。王胥隨奉使高麗作書狀官也。又云。敢期文陸之豈登。所望脩門之重入。

孫仲益直院。章黃懋和罷相制云。移股肱者。固非朕志。作耳目者。言皆汝尤。又謝吏部侍郎表云。名節墮於謗議。孰聽鼠牙之訟。精神銷於憂患。屢驚馬尾之書。

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。常欲傾惜名器。俾士夫革奔競之風。不敢妄圖事功。冀宗社獲和平之福。翟參政公巽與公書取此云。庶幾革奔競之風。格和平之福。如公所云也。

紹興曲教。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。翟入參。蔡叔厚直院當制。遂用其文。其曰朕臨朝不怡。視古太息者是也。

蔡叔厚草蜀將制曰。已失秦川之險。敢言蜀道之難。辛炳爲中司。遽作彈文曰。川未失也。蔡自辨其語。上曰。朕知之失卿所言者。我能往。寇亦能往。

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。容子次輔。方宅大憂。有以宅憂爲言者。令貼麻。陳改云。方服私艱。說者又以爲語忌。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。惟君臣相與之際。當諒乃心。顧忠孝兩全之難。重違所請。

叔祖道謫公儔爲四六極工。極其精思。嘗作謝改官啓云。志在天下。豈若陳孺子之云乎。身寄人間。得如馬少遊而足矣。有韓嗣事類號武庫。兵火後亡之。

叔祖道謫公初不入黨籍。朱震子發內相。以初廢錮。乞依黨籍例。命一子官。偁代作謝啓云。念昔先人。親逢命世。升堂傳道。實有淵源。刻石刊章。偶逃部黨。上元豐太常之第。奉建中宣室之咨。忤彼權臣。斥從常

詞。

程門高弟如道遙公、楊中立、游定夫、皆工四六。後之學者，乃謂談經者不習此，豈其然乎？

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，舉召試舍人時，除節度使麻云：無怠無荒以來王，朕敢忘於慎德。有嚴有翼而其武，爾無替於懋功。

趙承之舉，原作謝李元量，狀元啓云：嘉禾當御，輒先農父之簪。神龜微靈，偶出象且之網。

政和間，北使謝柑實表云：聘禮式陳，祝帝齡於紫闕。宸恩特異，錫仙宴於公郵。方厥包未貢之期，捧茲德惟馨之賜。天香滿袖，染湘水之清寒。雲液盈盤，泛洞庭之餘潤。梓里豈遠於遺母，楓庭切願於獻君。

范元長內翰靖康中謝淮東茶鹽表云：瞻茲摘山之利，蓋出當時之權。明詔推行，盡復祖宗之舊。微生何幸，願遊賦畝之中。

先公除翰苑，以祖諱辭，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。先公以不帶三字，止同職名，不可赴院供職。又固辭，除述古制云：玉帳談兵，已興嗟於見晚。金鑾草制，茲無恨於同時。張達明激行。

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，淵聖中批：可人朕之乳母四字。先公奏云：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，而草云：蚤參慈保之嚴，謹於燥濕之視。常殿中子然，作銘志碑，樹極高古，而不工四六。嘗作謝宮祠表，詞語云云。京師議之，晁叔用嘗勸其多作古文，少作詩，無爲四六也。後幼時以蘭亭修禊序求跋，今載於此。曰：右謝伯景思手自軸，標以示常璩。子然曰：近時石本如此，本者亦絕少。後起晚學，敢於蔑古，以臆自用，臨

摹無毫毛法。而精石綴板刊刻不疑。流傳散布見真者既寡。識真者又衰。方誤世矣。此本尚可寶也哉。謝景思童年嗜學。師前修。有俊秀氣。未減封胡羯末也。其文今少傳。

宣和內禪。王循德爲承旨。當草赦。事出倉卒。云紹二百年之祚運。奠三萬里之幅員。施及眇躬。嗣膺神器。永念續承之重。懼極淵冰。載惟臨御之艱。憂深朽索。及內禪皇太子。詔到。天下方曉然。

先公初見上濟州。便欲委以文翰。宋都登極。卽有是除。以祖諱辭。後自台召至建業。初入對。上云再以翰林學士處。又固辭。方拜兵書。其後雖執政。如賜藩鎮大將詔書。討賊勅書。牒。猶以委之。

呂成公求退表云。侵尋甲子。六十有三。補報朝廷。萬分無一。乃出於李黃門邦直。

宜和間。掌朝廷牋奏者。朝士常十數人。主文盟者。集衆長合而成篇。多精奇對。而意不屬。知舊事者。往往倣之。韓似夫樞密。謝故相儀國公。賜世濟厚德御書碑額表。令數客爲之。報行者。前一段用倣所爲。後一段用胡承公作。

霍大參以陳通之亂。自越援杭。其謝降官表云。豈比秦人。坐視越人之瘁。欲安劉氏。固知晁氏之危。

趙令人李號易安。其祭湖州文曰。白日正中。嘆龐翁之機捷。堅城自墮。憐杞婦之悲深。婦人四六之工者。朱異官論七閩。勦江夕拜常循俗異。宮朝廷薄其罪。止令分析。江謝表云。盡盤鮮更日之歡。復擁笏垂魚之樂。

應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。太祖曰。爾惟元孫。予曰伯父。其謝潭帥表云。暴揚之惡。初過於共兜。播告之

詞忽同於方召。

方彥蒙上時相啓云。三已無怨。雖知衆口之燦金。萬折必衷。自信臣心之如水。下句完善。

常子正同。作先公再致政詞云。熟本朝之故事。追聞正始之風。迎代邸而清宮。獨奉渭橋之謁。屬對似少偏。

政和間以僧爲德士。冠服如道士。有一長老升堂云。石窠奪得裴休笏。用在今朝。曹溪留下祖師衣。已爲陳迹。又一長老乞人道表云。一習蠻夷之風教。遂忘父母之髮膚。幾同去國之人。忽見指天之斗。儻得回心而嚮道。便當合掌以擎拳。

汪退傅初坐陳東歐陽敵事降官。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。一男子之上書。人何足道。諸大夫曰。可殺。公豈容心。熊大學叔雅詞也。靖康間。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。才簡表云。看山拄頰。敢爲晉士之清狂。上馬設囊。豈有唐賢之風度。汪彥章詞。

康平仲執轡在揚州。嘗當宗開封制。以舉似僞云。想望夷門。未泯忽忽之佳氣。顧瞻淮甸。安能鬱鬱而久居。

何文縝以曲學罷三字。其謝章云。師友淵源。安追探於千載。文章戶牖。期自立於一家。獨簡聖知。何名曲學。

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。投鼠忌器。輒置天子之從臣。剪爪及膚。不識朝廷之大體。指耿黃門而言。

葉石林少蘊知福州。其賀朝會表云：繫昔艱難，孰測聖人之勇；迨茲平定，益知天子之尊。陸益中德先解人，宣和再爲中執法，閤門孝友，嘗彈蔡條，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啓云：久居言路，抨彈多權貴之臣，屢掌文衡，登拔皆純正之士。范射策日，陸曾謂其不純正，舒起居清國詞也。

汪彥章賀呂成公初大拜啓云：方羣臣憂杞國之天，靡遑朝夕，乃兩手取虞淵之日，重正乾坤。

孫伯野傳：論麗人搔擾，中批云：至乃用蘇軾語，全無顧忌。孫表云：不知言語之合前人，但見裔夷之負中國。

周子武終，自中司帥越日，仍在崇道外祠，與伋啓云：訪羽人於丹丘，莫繼後塵之雅躅，受釐事於宣室，卽期前席之榮觀。後見李雅州端民云：某之詞也。

伋在建鄴時，華藏民老一沙彌，法光試經得度，屬韓子蒼作化錢疏，座間索筆草云：法光身本仕族，志慕佛乘，依華藏以出家，誦楞嚴而得度，敢言四事，尙乏三衣，本來一物也，無政須行乞，它日寸絲不掛，用此酬恩。

黃叔言子游，守台與伋先狀云：倒屣以待，諸公要出我門，解榻而迎，使君未有此客，喜接辭之伊邇，仍問政之可期。

趙祖頴奇與伋同在太學，中秋趣人作會，啓云：庾亮樓邊，漸觀掛簾之月，楊雄宅畔，蔑無載酒之人，方孤坐以無聊，欲就眠而未可，伏惟某人輕財有朱家之度量，好客繼鄭莊之風流，酒滿尊中，屢極談諧之飲。

錢流地上。曾無鄙吝之心。東閣之宴。飲欲開。南樓之興。不淺。雖一石滅燭。在淳于髡。豈敢望焉。而五斗解醒。如劉伯倫。不無覬也。願戒青州之從事。亟濡東海之波臣。心若搖旌。側聽黃金之諾。言猶在耳。盍追長夜之歡。過此以還。未知所措。